



中國「帶路計畫」影響中歐關係發展之探析

王宏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

摘要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 2013 年所提出的一帶一路計畫(以下簡稱「帶路政策」), 宣稱要將其經濟成長的果實與國內發展經驗, 分享給亞洲、非洲、歐洲內的各個國家, 以藉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然而, 以歐洲為例, 由於歐洲各個國家國內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均、面對中國政策的反應, 也因為政治、安全、價值觀等諸多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 吾人可以觀察到中國的「帶路政策」某種程度而言已造成歐洲國家內部不同的政策反應。例如, 西歐國家形成日益增強的「保護主義」政策;北歐國家有所保留, 但仍願意進一步發展出個別的、有條件的雙邊關係;中歐與東歐國家基本上是「開放與歡迎」的立場;南歐之中以希臘的態度最為積極;最後, 歐盟整體對於中國「帶路政策」所反應出來的「分治」擔憂, 也對一些歐洲國家產生影響與限制。有鑑於此, 本論文希望進一步探討, 在這樣持續發展的背景之下, 到底歐亞國家之間是將更緊密結合在一起, 還是, 連帶著整個歐盟與其整合的進程, 正面臨分裂的危機? 中國在此之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

關鍵詞: 帶路計畫、中歐關係、全球治理、歐盟、整合



壹、前言

自從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訂立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調以來，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與西方世界接軌的情況，一直都是國際社會、媒體、以及學術社群關注的焦點。中國從最初的與西方世界「接軌」、到後來倡導「負責任的大國」、「和諧世界」，以及成為目前西方體制最主要的「捍衛者」之一。這些角色的轉變，也反應出中國看待自身角色與西方世界之間的關係有所不同，其內涵是以社會關係為導向。換言之，中國向來是先決定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狀態(不論是與強國或弱國)—是敵人衝突還是友誼合作—再來依照實力的對比作出相應對的政策，而不是先衡量實力對比，再來決定雙邊關係。舉例而言，冷戰結束之後，鄧小平馬上發表談話表示，和平與發展是未來世界的趨勢，而中國也會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努力與貢獻。伴隨鄧小平談話而來的是中國國內知識學界對於「和平與發展」這個觀察的解釋與補充，而不是質疑或是驗證。和平與發展成了中國在與外在世界各區域或各國建立關係之時最主要的原則，所以在政治關係上吾人可以看到中國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經濟上則是強調「發展」的概念。目前習近平所推出的「帶路政策」，便是強調這種以「發展」為其核心的概念。¹

中國與歐洲在關係上的建立，受限於距離與需要，仍與中國外交上和其他國家之間關係的建立，例如美國或是亞洲周邊國家，稍嫌疏遠。特別在於 1989 年中國國內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後，歐洲

¹ Martin Koss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Arctic? Domestic Motives,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ISA Asia-Pacific Conference 2016, Hong Kong, June 25, 2016, available at <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AP%20Hong%20Kong%202016/Archive/bc09d1b-cf7b-4252-88f5-ca43776cbaa0.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將其視為一項嚴重的人權事件，對中國政府採取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而後者(武器禁運)一直到現在都持續成為歐盟所堅持的政策。儘管中國與歐國家之間對於人權等議題的認知所有分歧，但仍透過一些「儀式性」的相互實踐來確認中國、歐洲國家彼此之間在角色上的安排，以及該有怎樣的互動關係。例如，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三份中國對歐盟政策的文件上。一次是 2003 年 10 月中國發表對於歐盟的政策目標，確認了雙方領導人的會晤機制以及全面伙伴關係。²第二份文件則是中歐於 2013 年簽署的「中歐合作 2020 戰略規劃」，預備替隔年(2014 年)中歐第三份文件簽訂後所欲達成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進行事先規劃。其中的內容規劃層面相當廣泛、所達成之協議也詳盡具體，被中方稱為是中歐之間一項前所未有的合作計畫。³第三份文件是 2014 年 4 月中國政府所發表的對歐盟政策文件，其中確立「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以作為中歐未來十年發展的新目標。⁴

比較三份文件，中國對於世界秩序的認知很早就建立在「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等概念之上，並且同時都認為「世界仍然很不安寧，人類仍面臨許多嚴重問題」，所以中歐之間的合作互助更顯得重要。大致而言，中國對歐盟關係的立場沒有轉變而只有加深，這反應在儀式性的文字敘述則是重複申論中國、歐盟雙方共同合作對於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此外，三份

² 第一份文件為「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參見中國國務院公報 2003 年第 33 號，〈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78.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歐洲司，「中歐合作 2020 戰略規劃」，〈<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hzcg/201601/20160101233963.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夥伴關係」，〈<http://www.mfa.gov.cn/chn/gxh/zlb/zcwj/t1143397.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文件持續確認了中國與歐盟雖然同意在人權議題上的對話，但不代表中國政府願意在人權觀念上向歐洲價值觀來妥協，更遑論中國在主權以及核心利益問題上容許歐盟藉由伙伴關係的建立來介入。更重要的是，中國一直都將與歐盟的交往看作是平等的、但是互不干涉的雙邊關係建立，而非中國要加入歐盟所原先建立起來的多邊主義框架之中，因此歐盟原先所訂立的任何規範或原則，都被中國看做只是拘束其內部成員國家而用，理論上不該對中歐雙邊關係的建立有所拘束力。換言之，中國往往希冀在擱置多邊關係規則之外建立起雙邊關係，成為中國在影響歐洲國家的一種外交實踐策略。⁵對於中國政府來說，藉由官方文件針對特定雙邊關係下的某些立場進行重複性的論述與強調，不能僅僅看做是無關緊要的政令宣導，而是表現出中國政府希望藉由這樣的單邊行為、透過看似前後一致的立場宣示來反覆確認相交往的對象——例如歐盟——能夠一同建立起雙邊信任與專屬於兩造的認同感。並且更重要的是，將交往對象帶入自己設定的議程當中。⁶一旦此種由中國單邊提出的信任與認同為歐盟所接受(儘管只是中國片面的認知)，則雙方都有責任(尤其是歐盟)不要破壞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雙邊關係，包括對於既有分歧點的挑戰，或是罔顧尊重與照顧彼此所認知的核心利益或原則。⁷這也就是為何在 2014 年的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上出現有別於 2003 年文件的「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用語。因為這個新型國際關係是中國片面提出的、以特定雙邊合作為主，

⁵ 相類似的雙邊模式分析，請參見王宏仁，「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習近平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中國大陸研究季刊*，第 60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1-20。

⁶ 最明顯的議程在於，一中原則(特別是臺灣、西藏)、南海問題，以及對抗達賴喇嘛。

⁷ 這種行為便是尹繼武所言的，中國特有的「單邊默契」戰略選擇。參見尹繼武，「單邊默契、信號表達與中國的戰略選擇」，*國際安全*，第 9 期，2014 年，頁 4-33。



不牽涉到其他雙邊或是多邊關係的考量。

中國對外發展出來的儀式性的關係建立，也有其負面結果。根據 Evi Fitriani (2011) 對於 Asia-Europe Meeting (亞歐會議，ASEM) 的研究發現，在亞洲國家與歐盟國家的常態性非正式聚會的交流過程中，往往是加深了兩個區域既有的壁壘分明局面。因為，在非正式的互動場合過程中，可能因為文化因素或是信任感與熟悉度不足的問題，歐洲的會議代表往往自己集結在一起成為一個小團體，造成亞洲代表感覺到難以親近，只好轉而與同樣是亞洲來的代表寒暄與交談。除了此社交因素之外，歐洲代表經常會利用這樣的多邊會議機會，對於亞洲國家提出人權(human rights)與民主(Democracy)的批評，更讓亞洲國家在此種聚會上彼此願意同聲一氣地拒絕歐洲國家對於個別亞洲國家事務進行干涉。身為 ASEM 的一員，中國雖然無法在此多邊框架下扮演任何主導的角色，但其國內的人權與民主的問題很自然地可以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理解。從中國逐漸對於國際多邊組織(例如上述的亞歐會議)的加入，以及提升對於歐盟交流至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來看，中國似乎逐步往歐洲社會的一方靠攏(或是說拉攏與歐盟國家的關係)。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中國政府不願對某些原則(例如人權問題與主權利益)做出讓步，甚至又與其他亞洲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來抵抗歐洲的種種壓力，似乎又令人質疑中國欲與歐洲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的誠意與動機。這些問題其實都反應在當前歐洲國家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看法上。甚至，歐洲有種懷疑論的聲音出現，認為中國與歐盟國家的交往與合作充其量只是為了減輕美國越來越明顯的對中國崛起的圍堵壓力。這不但將可能破壞歐洲與美國長久以來所建立的戰略關係，還無形當中將歐洲利用成為一種工具，甚至是新殖民場域。⁸

⁸ 例如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教授辜學武日前撰文「中國如何打好歐洲這張牌」指出，「習近平主席的歐洲之行，可以說極大縮小了中國和歐洲的戰略隔閡。如



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反應，歐洲並沒有產生一致性的看法或立場。畢竟，歐洲整體雖然在制度層面的整合上有一定的成效與結果，但是從前一陣子英國成功脫歐的事件來看，以及仔細觀察歐洲區域內中歐、東歐、北歐、南歐、西歐等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需求、民主政體實踐上的差異、國族主義所產生的保護主義心態等因素來看，都已經對歐洲各國在面對中國「帶路政策」的立場上產生區別性的影響，以至於影響各國對中國政策的立場，進而對歐盟整體原先就有的對外政策與立場產生一定的衝擊。以下將首先針對中國「帶路政策」對於歐盟原本的「對中政策」立場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其次，針對歐盟、西歐與北歐、中歐與東歐、南歐等四個次區域內國家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立場與回應，進行比較分析。最後試圖總結，中國「帶路政策」可能對歐盟未來的整合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貳、中國「帶路政策」對歐盟「對中政策」挑戰

目前歐盟的中國政策，比較完整且一致的論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包括，對於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問題、對於中國武器禁運的堅持問題、以及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切。這些議題，早在中國推出「帶路政策」之前就已獲得一定的共識。但吾人要觀察的是，是否在「帶路政策」推行之後，中國動搖了歐盟國家原本在「對中政策」上已達成的共識或立場。

果說歐洲在習近平此行之前已經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技術供應方的話，那麼習近平訪問之後的歐洲正在成為中國全球地緣戰略博弈的一張王牌。利用這張地緣政治的好牌，北京可向西平衡美國，向北牽制俄羅斯，向東“敲打”日本。」參見辜學武，2014年3月31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4/03/140331_cr_xinjinping_visit_europe>，檢索日期：2017年12月8日。



一、市場經濟地位

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問題上，中國和歐盟雙方持有嚴重的爭議。中國主張，在其 2001 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時，便在議定書中第 15 條中載明，雖然當時的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可以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予以反傾銷的調查做法，但是此限制是有效期的，應該在中國入世 15 年之後，也就是 2016 年 12 月 11 日終止。⁹

歐盟和美國的立場一致，反對讓中國在 2016 年自動取得市場經濟的地位。理由有來自國內的壓力，特別是那些歐美內部不滿進口中國商品衝擊到國內產業與就業的抗議者的壓力，¹⁰以及歐盟對於中國提出的標準性問題。後者包含：中國政府是否持續影響企業的運作決定？舊有的人民所有制經濟是否還是影響私人公司的業務？中國企業是否具有有效的會計準則？中國公司是否在有效的破產監管和財產權利保護下運作？以及，中國企業是否以市場匯率標準進行貨幣換算？¹¹

不過，歐盟內國家對此案的立場，也有所分歧。根據報導，

⁹ 相關爭議討論請參見，張惠玲，「中國力爭『市場經濟地位』國家之議」，**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3 期，2005 年 3 月，頁 16-27；胡建國，「歐盟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影響因素及對策」，**歐洲研究**，第 5 期，2016 年，頁 1-22；蘇慶義，「國內各界不宜再將『入世十五條』之爭表述為『市場經濟地位』之爭」，**國際問題研究系列**，Policy Brief No. 201737，2017 年 12 月 21 日，頁 1-3。

¹⁰ 韓碧如(北京)，肖恩·唐南(華盛頓)報導，「中國為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加緊遊說」，**金融時報**，2016 年 5 月 9 日，<<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7455>>，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¹¹ 歐盟認為，中國在這五項要求上的表現，在過去十五年來並未達到令人滿意的進展，因此不適合自動獲得市場經濟的地位。參見，劉毅綜合報導，「歐洲拒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背後原因曝光」，**大紀元**，2016 年 5 月 14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6/5/14/n7893890.htm>>，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目前支持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主要來自北歐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相信中國的投資將有助於推動當地的基礎建設以及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反而是對於中國「帶路政策」向來支持的南歐國家(特別是義大利)，是堅持要對中國採取嚴格的標準。¹²

此外，歐盟本身的立場有似乎有所反覆。雖然歐盟一開始並沒有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的自動生效期過後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據報導，歐盟各國政府將在 2017 年的 12 月 4 日確認中國大陸以及其他九國已具備市場經濟地位，並且會在該月 18 日正式公布。¹³然而，歐盟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改變立場，利用同年 11 月歐洲會議所通過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新方法修正規章，引入所謂的「市場扭曲」概念和標準，公布首份扭曲市場的報告書，選擇中國作為第一個報告書檢討的對象。¹⁴雖然歐盟最後還是以另一種形式來針對中國進行反傾銷的制裁，但是其間曾經有考慮過透過承認中國經濟市場地位的方式，來推動全球自由貿易，也似乎反應出歐盟內部對此議題的立場並非如外界所看到的統一與一致。

二、武器禁運

對於中國武器禁運的制裁上，歐盟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因為中

¹² 統整性報導，「歐盟計畫有條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端聞，2016 年 7 月 22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21-dailynews-EU-China-MES/>>，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¹³ 聯合報綜合外電，「歐盟示惠 將承認大陸『市場經濟地位』」，聯合新聞網，2017 年 12 月 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2854012>>，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¹⁴ 江瑋，「歐盟啟用新方法曲線應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爭，但只是新瓶裝舊酒」，財經，2017 年 12 月 22 日，<<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7/1222/4382385.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國「帶路政策」的影響而有所調整。而歐盟目前對於中國的武器禁運政策，是因為 1989 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北京天安門事件所引起，這比歐盟成立的時間還早兩年。近年來除了中國方面不斷要求歐盟能夠重新考慮武器禁運的問題之外，英國在 2016 年 6 月的脫歐公投成功通過之後，也引起某些國家的擔憂，認為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內不再有強有力反對解禁中國武器禁運的聲音，而這樣的結果將會增加中國對於亞太區域其他國家的安全威脅。

對此議題最關注的國家便是日本。根據報導，日本很擔心歐盟將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而這將會影響到日本自身的安全。根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交事務特別顧問，議員河井克行的說法，英國脫歐的結果，「甚至可能改變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平衡」。¹⁵雖然有觀察家認為歐盟對於中國武器禁運的解禁事關重大，但也有人認為目前歐盟的禁運解禁與否，只是凸顯出象徵性的意義，並無實質的差別。理由在於，若從歐盟的角度而言，即便是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但是還是會有相關的配套措施(甚至有更嚴格的規範)，不至於真的對於武器銷售有太大的變化。

此外，也有報導指出，即便目前是武器禁運的階段，但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之間早已藉由民間商業的性合作，進行零件的發售，而後者仍可被事後運用於武裝設備之上。例如，法國對中國所販售的民用直升機發動機，其性能完全不亞於正式的武裝直升機發動機。¹⁶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由於近年來中國已經在自主研

¹⁵ BBC 中文網，「日本擔心歐盟將解除對華武器禁運」，2016 年 7 月 5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5_press_review>，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¹⁶ 今日熱點新聞，「對華武器禁運?這個歐盟國家直接無視:幫助中國發展先進武器」，2017 年 9 月 15 日，<<http://toutiao.china.com/app/military/13000655/20170915/31409198.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發國防工業，加上武器系統相容性的問題，中國不見得真的需要歐盟販售的昂貴武器，反而真正在意的是歐盟對待中國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性歧視。¹⁷

三、人權議題

歐洲公民社會與團體對於中國國內在人權保障的表現上一直是很質疑與批判的。2017年7月1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中國的逝世，以及其妻劉霞被控制自由，受到西方社會與媒體相當大的關注。德國群眾於2017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當天在中國駐德大使館門口舉行所謂的「為劉曉波抬棺示威」的活動。¹⁸歐盟也在同一天透過北京的代表團發布聲明，「對過去一年內中國言論與結社自由情況繼續惡化深感不安，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對維權人士及其家屬的居留及騷擾」。¹⁹

歐盟內部的聲音並不一致。希臘便在2017年6月，阻擾了歐盟欲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表對於中國侵犯人權問題的關注。這也是第一次在人權理事會上沒有對中國等國家的人權侵犯現況做出聲明。²⁰當時希臘外長的解釋是，「我尊重中國人對人權的不

¹⁷ 關於歐盟完整武器出口至中國的問題、中國國防自主化的成效以及武器禁運對中國所代表的象徵性意義分析，參見楊仕樂，「歐盟對中武器禁運的軍備轉移觀點」，*歐洲國際評論*，第6期，2010年，頁59-81。

¹⁸ 自由亞洲電台新聞，「德國 300 人『為劉曉波抬棺示威』 歐盟擔憂中國人權」，2017年12月10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germany-petition-12102017105019.html>>，檢索日期：2018年1月16日。

¹⁹ 中央通訊社，「歐盟：中國人權持續惡化 令人不安」，2017年12月9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2090189-1.aspx>>，檢索日期：2018年1月16日。

²⁰ Nick Cumming-Bruce and Somini Sengupta，「希臘阻止歐盟在聯合國批評中國人權情況」，*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6月20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20/china-human-rights-greece-united-nations/zh-hant/>>，檢索日期：2018年1月16日。



同看法...對西方而言，人權具普世價值，但其他國家則持有另外的觀點，我們應該尊重這種看法，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我們所相信的價值觀」。²¹

有些西方觀察家仍相信，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希臘的這些政策作為是因為受到中國的投資計畫影響，但仍可以合理懷疑中國近年來在希臘的大型基礎設施投資，例如「帶路政策」，還是發揮了某種外交上的政治影響力，促使逐漸依賴中國投資的歐洲國家，接受中國設定的議程框架，其中人權問題便包括在內。²²

參、歐盟及歐洲國家對中國「帶路政策」之因應

一、歐盟整體因應

如同前言所述，歐盟與中國在「帶路政策」推行之前，便已經發展出戰略夥伴關係。雖然雙方已經經過長期的高層對話與溝通，不過歐盟方面一直對於解除武器禁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有所堅持(後者已經於 2017 年 12 月 4 日有所改變²³)。在解除軍售限制方面，歐盟所顧忌的是關於美國可能的反對，以及中國人

²¹ 安德烈，「希臘籲尊重中國人權觀念 否認阻攔歐盟決議涉及利害」，**世界之聲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26 日，<<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71026-%E5%B8%8C%E8%87%98%E7%B1%B2%E5%B0%8A%E9%87%8D%E4%B8%AD%E5%9C%8B%E4%BA%BA%E6%AC%8A%E8%A7%80%E5%BF%B5-%E5%90%A6%E8%AA%8D%E9%98%BB%E6%94%94%E6%AD%90%E7%9B%9F%E6%B1%BA%E8%AD%B0%E6%B6%89%E5%8F%8A%E5%88%A9%E5%AE%B3>>，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²² Nick Cumming-Bruce and Somini Sengupta，「希臘阻止歐盟在聯合國批評中國人權情況」，**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 年 6 月 20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20/china-human-rights-greece-united-nations/zh-hant/>>，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²³ 參見<<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854303>>，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權紀錄不佳的問題。而且就算歐盟之後決定解除武器禁運至中國，但是因為歐盟已經有所謂的「軍售行為準則」、「軍民兩用品項規則」來規範歐盟成員國對外的軍售行為，這也不代表歐盟對於中國的武器輸出能有多大的改變。²⁴

歐盟一直以來對於中國經濟地位認知的障礙，主要是在於介意中國市場背後由中國政府所主導，這被認為有強烈的政府干涉色彩，將造成資訊不透明、市場不開放、交易不自由的問題。²⁵這些人權、市場資訊透明等問題，都一直反應在當中國開始在歐洲推行「帶路政策」之時，歐盟所表現出來顧慮。例如，2017 年在北京舉行一帶一路高峰會，德國等國便批評「帶路政策」中資訊不透明、市場不開放、非正常雙邊互惠交流的問題。²⁶

歐盟本身在 2014 年的時候，為了克服之前歐債危機所產生的就業問題，便推出了大規模的投資計畫，稱之為容克計畫。²⁷這裡面的項目包括支持基礎設施、教育、研發創新等等眾多投資項目，目的在於重振歐盟經濟及增加就業率。中國「帶路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有正面的因素與負面兩種。正面的觀點認為，中國「帶路政策」與歐盟的「容克計畫」，不單單只是競爭的、衝突的關係，而是可以是相互需要、補充的。例如，「容克計畫」最重要的行動重點便在於推動先進的基礎設施，包含交通、能源、網路等項目，而中國在「帶路政策」中所累積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可以更有效率地幫助「容克計畫」建設高質量的基礎建設。

²⁴ 陳蔚芳，「歐盟的中國政策：戰略夥伴關係的實踐」，*問題與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85-86。

²⁵ 同前註，頁 88-89。

²⁶ 參見路透社報導，<<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ilkroad-protectionism/chinas-new-silk-road-promises-trade-and-riches-with-president-xi-at-helm-idUSKCN18B0B5>>，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²⁷ European Commission, "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 the Juncker Pla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iorities/jobs-growth-and-investment/investment-plan-europe-juncker-plan_en>，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7 日。



其次，「容克計畫」的另一項重點便是解決當前歐洲市場投資不足的問題。儘管「容克計畫」宣稱將投如高達 3,150 億歐元的超大型投資計劃，但是歐洲各國均抱持謹慎的態度，特別是東歐、南歐各國受到赤字與國內預算的限制，並無法配合如此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中國「帶路政策」所提供的第三方資金，剛好可以賦予歐洲投資資金上的活力。最後，由於歐盟「容克計畫」可以提供中國方面在加強對歐投資上的制度性管道，因此，可以進一步增進中歐貿易與投資上的信任，讓雙方企業可以更好了解彼此的投資環境、法律、法規，有利於中歐貿易在未來的平衡發展。

儘管「容克計畫」與「帶路政策」的內容中有不少共同合作發展的空間，但也引發了關於兩者之間如何對接、是否會有衝突的討論。根據大陸學者金玲的研究指出，中、歐雙方的政策存在明顯的衝突因素，包括認知差異、安全風險、美國因素。²⁸在認知差異上，歐盟對於中國所推行的「帶路政策」一直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因為，歐盟將「帶路政策」視為是一種威脅。特別是在於擔心中國的「帶路政策」是一種中國政府試圖對歐洲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此外，對於中國資金進入歐洲市場的顧慮、質疑中國可能因此發展出新殖民主義、對歐洲資源掠奪、甚至違背歐洲所長久推崇的民主價值理念，都成為歐盟顧慮的因素。在安全風險方面，中、歐之間對於危機與衝突的根源以及解決的方式存有相當大的歧異。例如，對於之前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衝突問題，就反應出中、歐之間對於「帶路政策」推行所必經的俄羅斯中亞與中東地區，在安全上與對應方法上的認知無法有一致的意見，這也會影響到「帶路政策」如何和「容克計畫」可以同時和諧並存的問題。

最後，不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安全上的部分，歐盟都和美國

²⁸ 金玲，「一帶一路與歐洲容克計畫的戰略對接研究」，*國際展望*，第 6 期，2015 年，頁 1-14。



保持有一定密切的合作關係，因此，若歐盟自己推出的「容克計畫」要與「帶路政策」做出協調，都勢必不是單純的經濟合作問題，而是會牽涉到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布局，以及歐盟、美國之間在軍事安全上的顧慮。其他的研究中也幾乎反應了類似的觀點。在 Casarini 的觀察中提到，中國的「帶路政策」很明顯地對整個歐盟形成了一項重大的政治挑戰。²⁹例如，歐盟最擔憂的就是因為中國的投資，造成歐盟成員國內部因為為了搶奪這塊經濟大餅而造成分裂的情況。

此外，歐盟對於「帶路政策」所缺乏的透明規則或是目前的模糊契約內容有很大的批判；再者，中國公司在歐洲享有開放的投資環境，但是歐洲的公司在中國市場卻享受不到一樣的開放環境，這也是被歐盟譴責的部分。Zhao 的文章中甚至指出，歐洲內有些政策菁英已經認為，「帶路政策」其實就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中國真正的目的是要將其經濟影響力有一天轉化成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好用來控制整個歐亞大陸，並且推動中國版本的全球化運動。³⁰這將會再度牽動美國對中國在國際行動上的顧忌、對中國在歐洲投資的干涉，以及再平衡政策下的零和競爭。³¹

二、西歐、北歐國家之因應

在中國「帶路政策」剛推出之時，西歐一些國家像是德國、法國、英國的反應，會認為中國並沒有好好陳述出歐洲人所關心

²⁹ Nicola Casarini, "When All Roads Lead to Beijing. Assessing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1:4, 2016, pp. 95-108.

³⁰ Minghao Zha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1:4, 2016, pp. 109-118.

³¹ Jisi Wang, "Marching Westwards: The Rebalancing of China's Geostrategy," *Global Times*, 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的市場透明度以及環保等多項議題。另外，如果一帶一路原本是著重在中國對個別帶路上國家雙邊關係的經營，但是實際政策看起來卻像是以中國為中心所制定出來的計畫。³²不過，西歐國家中，德國與英國因為與歐盟的關係不同，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態度也隨之轉變。例如，德國方面持續在強調北京的雙邊主義根本缺乏透明化，而且「帶路政策」所衍伸出來的貪腐問題是必須要重視的問題。

此外，德國方面很在意中國忽略歐盟所關心的市場規則、法治規範、技術標準、人權民主等問題，所以對於「帶路政策」持有高度懷疑與不安。³³相反地，英國方面由於在脫歐之後，必須要找尋新的經濟夥伴，所以在看待中英關係以及中國「帶路政策」的立場上，保持著相對樂觀的態度。³⁴儘管，中英之間未來在「帶路政策」的合作上還必須端賴中方如何評估英國在 18 個月之後真正脫離歐盟的情況(例如，這意味著中國公司在投資英國市場的部分，將同時失去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力)，以及英美長久以來的親密戰略夥伴關係(例如，當英國成為最早支持中國設立的亞投行的歐洲國家之時，美國就發表嚴厲譴責)。³⁵

北歐目前以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等五國為主。而

³² 參見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ilkroad-protectionism/chinas-new-silk-road-promises-trade-and-riches-with-president-xi-at-helm-idUSKCN18B0B5>，以及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15/eu-china-summit-beijing-xi-jinping-belt-and-road>，以及 <https://www.sbs.com.au/news/china-decries-protectionism-but-europeans-rain-on-silk-road-parade>，檢索日期 2017 年 12 月 8 日。

³³ 參見 <http://www.dw.com/en/new-silk-road-and-chinas-hegemonic-ambitions/a-38843212>，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³⁴ 參見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6966594>，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³⁵ 參見 <http://uk.businessinsider.com/uk-china-trade-deal-after-brexit-2017-8>，以及 <http://www.bbc.com/news/world-33020110>，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中國與北歐國家的接觸也試圖透過中方提倡的「5+1」對話機制來強化。雖然北歐五國中丹麥、芬蘭、瑞典三國是歐盟中的成員國，必須受到歐盟政策在人權問題上的限制，但是，由於北歐五國在地緣上的特殊性，讓北歐五國在考量與中國合作的問題上會與其他歐洲國家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北歐五國相當重視在北極區域的生態環境維護以及相關科學研究的問題，而中國也於近年來開始關注在北極地區的戰略安全合作問題，所以這促使雙方在「極圈治理」上有某種強烈的合作動機。³⁶根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國家海洋局聯合發布的《“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的方案中指出，有三條重要的藍色經濟通道，其中一條就是去推動所謂的經北冰洋連接歐洲的藍色經濟通道。此規劃中明確指出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未來藍圖上，如何能夠積極參與北極圈的開發與利用，包括：

「中國政府願與各方共同開展北極航道綜合科學考察，合作建立北極岸基觀測站，研究北極氣候與環境變化及其影響，開展航道預報服務。支持北冰洋周邊國家改善北極航道運輸條件，鼓勵中國企業參與北極航道的商業化利用。願同北極有關國家合作開展北極地區資源潛力評估，鼓勵中國企業有序參與北極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加強與北極國家的清潔能源合作。積極參與北極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³⁷

即便北歐五國展現出比較高的共通性與整體性，但是因為其不同身分或是國內政治上的顧慮，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反應也有所不同。例如，根據 Th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³⁶ 趙寧寧，「中國與北歐國家北極合作的動因、特點及深化路徑」，*邊界與海洋研究*，第2卷，第2期，2017年3月，頁107-114。

³⁷ 參閱中國國家海洋局網站海洋要聞公告，〈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海洋局聯合發布「『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2017年6月20日，〈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706/t20170620_56591.html〉，檢索日期：2018年1月5日。



Policy (ISDP) 的研究報告指出，³⁸丹麥、芬蘭、瑞典三國雖然是歐盟的成員國，但是丹麥因為一直在入歐的問題上有所保留，因此其外交政策相較於芬蘭、瑞典，更獨立於歐盟政策的限制。此外，由於丹麥、冰島、挪威是北歐五國中唯一具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會員國的國家，因此其在外交安全政策上會比其他兩國更傾向美國在中美地緣政治衝突中的立場。最後，雖然北歐五國都是北極理事會正式成員國，但是挪威、冰島因為在北極區具有相對重大的經濟利益考量，所以在對中國「帶路政策」的考量是從務實層面出發，但是，又會比瑞典的游離立場更加遵守理事會所規定的準則。

三、中歐、東歐國家之因應

中歐、東歐國家在歐盟之中是有許多屬於前蘇聯共產集團的成員，在目前被視作是新興發展的國家。³⁹在中國於 2013 年推出一帶一路計畫之前，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合作是透過 16+1 的對話平台。雖然 16+1 的合作形式與中國「帶路政策」的規劃都有針對中東歐友好國家提供一定的投資資金與建設計畫的倡議，但是兩者之間還是需要某種程度的協調。

根據斯洛伐克亞洲研究所副所長理查德·圖爾克薩尼的觀察，中國的 16+1 合作平台與其帶路政策的發展和落實，需要相當大程

³⁸ 以下分析參見瑞典安全和發展政策研究所，「中國—北歐關係：機遇與前景」2016 年，
<<http://isdp.eu/publication/chinese-sino-nordic-relations-opportunities-and-the-way-ahead/>>。

³⁹ 此處所指稱的中東歐國家，為下文 16+1 合作平台內的 16 個國家，包括：The Republic of Alban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The Republic of Bulgaria,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The Czech Republic,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ungary, The Republic of Latvia,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Montenegro, The Republic of Poland, Romania, Serbia, The Slovak Republic, and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其中，Alban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Macedonia, Montenegro 以及 Serbia，都還不是歐盟的會員國。



度的協同努力，這是因為以下五點因素：⁴⁰第一，16+1 的合作平台似乎在成效上沒有預期的好，導致中東歐國家，特別是歐盟成員國對於「帶路政策」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持保留態度。因此，16+1 合作平台對於「帶路政策」的示範效果有限。第二，兩者的內涵不同，是否需要考慮在功能上做出區別。第三，必須要考慮到「帶路政策」對於 16+1 合作可能的消極影響。第四，中東歐十六國在與一帶一路對接時候所能發揮的影響和角色也不同。最後，中國方面是否對中東歐國家存在誤解，以至於將適用於非洲、拉美的合作方式也套用在中東歐之上。

由於這些中、東歐國家本身經濟規模本來就較小，或是正在起步階段，加上之前經歷了歐債風暴的危機，所以嚴重依賴外資，在面對中國願意提供大量資金的情況之下，其對中國經濟投資的依賴程度可能還超過對於歐盟的依賴。基於這樣的原因，即便目前歐盟已經對於中東歐國家成員國做出一些指導方針，試圖規範個別成員國與中國之間的雙邊互動準則，「一些中東歐國家很可能不會完全實施歐盟的指導方針，而是更傾向於關注與中國合作能夠獲得的實際利益。」⁴¹

作為成員國之一的匈牙利，因為經濟規模小，還在起步當中，私下也與中國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經濟關係，反而將中國對當地的投資視為比歐盟所規範的責任和義務更為重要。如果具有會員國的中東歐國家都是如此態度，遑論非歐盟的會員國。以塞爾維亞為例，雖然該國目前正在積極申請進入成為歐盟會員國，但是由於程序冗長、申請條件嚴格，加上塞爾維亞與歐盟必須同時面對科索沃的問題，導致在中短期的成效考量上，塞爾維亞更希望加

⁴⁰ 理查德·圖爾克薩尼，「『16+1 合作』平台下的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及其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作用」，*歐洲研究*，第 6 期，2015 年，頁 5。

⁴¹ 塔馬斯·馬杜拉，「德國對中國—中東歐國家關係的影響」，*歐洲研究*，第 6 期，2015 年，頁 28。



強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且盡快落實「帶路計畫」在該國的實施。⁴²

儘管中、東歐國家(不論歐盟會員國與否)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歡迎開放立場，以及中國方面也盡量塑造出一種政治中立、可靠經貿夥伴的形象，⁴³而且在資金上也努力幫助這些新興國家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資源，⁴⁴但是歐盟對於中國—中東歐之間合作所做出的關切影響，是一個無法忽略的重要因素。歐盟對於中國—中東歐之間的合作，是既質疑、又擔憂。質疑的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雙邊貿易和投資合作，缺乏在歐盟層面的協調，合作方式不透明，可能超越了歐盟權能的紅線，違反歐盟基本法。」⁴⁵至於擔憂方面，歐盟深怕「...中國與次地區之間合作的加強，尤其是合作走向機制化，不僅影響其在中歐關係中的話語權，削弱其對成員國的影響，還影響中歐關係的合法性。」⁴⁶

不過，在中東歐國家與中國合作的過程中，中國也無形當中影響了歐盟與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例如，由於大部分中東歐國家都希望與中國展開積極的合作，這使得歐盟對於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態度從原先的批評、觀察立場，轉變為參與和協調的

⁴² 馬爾克·尼科利奇，「中東歐國家和塞爾維亞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觀點和立場—地緣政治視」，*歐洲研究*，第 6 期，2015 年，頁 36。

⁴³ “China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Infrastruc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paper prepared by Oleg Levitin, Jakov Milatovic and Peter Sanfe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olicy and Governance, EBRD, July 2016, with a contribution from Matthew Jordan-Tank, Banking Department, EBRD. Available at <file:///D:/USER/Downloads/China%20and%20SEE%20100516%20%20(1).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⁴⁴ “The Potential for Growth through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along the ‘Balkan Silk Road’,” report prepared by Dr Jens Bastian for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July 2017, Available at <file:///D:/USER/Downloads/EBRD%20BRI.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⁴⁵ 金玲，「中東歐國家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歐盟因素分析」，*歐洲研究*，第 2 期，2015 年，頁 39。

⁴⁶ 同上。



角色。⁴⁷此外，中東歐國家也無形之中必須接受中國事先設定好的議程，包括在臺灣問題上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不在軍事或戰略上介入東亞地區的事務。⁴⁸簡言之，中國「帶路政策」對中東歐的投資，是獲得後者相對正面的支持立場與歡迎，但也是透過這樣的交流過程，改變了歐盟與其中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至將中國關切的政治議程帶入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之中。對於整個歐洲整合的發展進程來說，造成某種程度的挑戰與衝擊。

四、南歐國家之因應

2017年5月13-15日，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首次在北京成功舉行並且落幕。雖然歐洲許多國家對於中方提出的貿易聲明持保留的態度，但是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等南歐中主要的國家，仍由總理層級的人士出席，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只派出部長或是低層級官員，表現出對於中方「帶路計畫」較為積極與支持的態度。

在南歐國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希臘，因為在中國的「帶路計畫」當中，希臘被視為通往中歐與東南歐的橋樑與起點。橋樑與起點的投資若能成功，才能進一步打通巴爾幹半島地區與中歐、東南歐的市場。⁴⁹雖然希臘是歐盟與歐元區的成員國之一，但是其與歐盟的關係一直是處於緊張與對峙的狀態。主要原因在於，希臘是歐洲國家當中，受到2008年華爾街崩盤影響最深的國家之

⁴⁷ 布拉尼斯拉夫·喬爾杰維奇，「中國和歐盟在“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的政策協調：現狀及前景」，《歐洲研究》，第6期，2015年，頁31。

⁴⁸ Ibid.

⁴⁹ Jens Bastian, “The Potential for Growth through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along the ‘Balkan Silk Road,’” *Report for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July 2017, pp. 1-62.



— 50

希臘這個當代民主起源的聖地，頓時成為需要被拯救的對象。從政府瀕臨破產，到接受歐洲銀行的援助、最後被要求實施嚴苛的緊縮政策與全面經濟體制的改革，希臘成為整個歐洲的債務人、拖油瓶，甚至是阻礙歐洲整合過程之中的絆腳石。根據希臘議會外交與防務委員會主席科斯塔斯·杜齊納斯(Costas Douzinas)的說法，「當歐洲人像中世紀的討債者那樣對待希臘時，中國人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資金」。⁵¹ 希臘政府本身是相當支持以及仰賴中國所帶來的投資，除了因為中國及時地幫助希臘脫離歐債危機的影響之外，也似乎讓希臘重新定位其角色與自我認知。這包括，重新將自己定位為歐亞文明之間的橋樑，以及，擺脫歐盟的無情緊縮政策，重拾獨立自主的信心。⁵² 以曾經受到希臘人憂慮的中國投資案，希臘東南部的比雷埃夫斯港為例。在中遠海運比雷埃夫斯貨櫃碼頭有限公司擔任商務經理的希臘員工塔索斯·萬瓦基迪斯分享到：

「我們期待更多人意識到，『一帶一路』倡議對於希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遇。比雷埃夫斯港是蘇伊士運河以北第一個歐洲港口，這使得我們成為歐洲的南大門，無論是對於進入還是離開歐洲的海運貨物來說都是如此。因此，希臘對於『一帶一路』有著很高的期待，特別是在海事領域。所以我希望能在峰會期間，自豪地表達我們的願望，那就是希臘一定要支持『一帶一路』倡議。」

⁵⁰ Jason Horowitz and Liz Alderman, "Chastised by E.U., a Resentful Greece Embraces China's Cash and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6/world/europe/greece-china-piraeus-alexis-tsipras.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4, 2018.

⁵¹ Ibid.

⁵² 參見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的訪問：「希臘總統：希望“一帶一路”建設取得更多成果」，新華網，2017年9月2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9/27/c_1121734952.htm>，檢索日期：2018年1月14日。



⁵³ 中國對於希臘的投資不是沒有受到質疑或擔憂。不少歐洲觀察家擔心，中國的投資行為，並不只是單純的經濟行為，而是另一種殖民行動的展現。此外，歐洲官員也擔心，中國正在利用金錢換取許多國家對於其人權問題上的沉默，試圖削弱歐盟統一口徑的能力。這在希臘多次反對歐盟譴責中國人權紀錄的舉動上可以看出端倪。⁵⁴儘管像是希臘依樣經濟不佳的南歐國家對於中國「帶路政策」的相關投資表示熱切的觀迎，但是就歐盟整體的考量而言，中國「帶路政策」的投資所引發的顧忌，往往超越經濟的意涵，這包括可能的中國政治影響力對個別國家的介入、歐洲整體對外的戰略考量、新殖民論、以及對整個共同體價值觀的衝擊。如同歐洲議會的荷蘭議員瑪麗珍·沙克所說，「希臘政府需要選擇自己的聯盟在哪裡，並認識到歐盟不僅是一個市場，首先還是一個有共同價值觀的共同體。」⁵⁵

肆、結語：「帶路政策」與歐盟未來整合發展

本論文認為，由於中國「帶路政策」的推行，已經對歐洲各地區產生不同的效應與需求。在這樣持續發展的背景之下，歐亞國家之間雖然在經濟層面上將發展出更加緊密的關係，但是，這樣的關係是建立在各區域或個別單獨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發展上，而不是傳統歐洲整合過程中的多邊主義表現。換言之，雙邊主義的實踐將成為常態，而歐盟欲利用原本已經協調好的多邊框

⁵³ 「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一帶一路』雙贏承諾的典型案例分析」，*國際在線*，2017年5月10日，<<https://kknews.cc/zh-tw/finance/ma8yll9.html>>，檢索日期：2018年1月14日。

⁵⁴ Jason Horowitz and Liz Alderman, "Chastised by E.U., a Resentful Greece Embraces China's Cash and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6/world/europe/greece-china-piraeus-alexis-tsipras.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4, 2018.

⁵⁵ Ibid.



架內容或精神來限制、規範中國，將不會有太大的成效。

短期而言，歐盟的整合過程將持續進行，並不會因為中國「帶路政策」的出現而面臨分裂的危機。的確，中東歐、南歐對於中國「帶路政策」所表現出來的歡迎態度、西歐的保護主義、北歐的有條件加入、以及歐盟的安全擔憂，都反應出歐洲內各個區域或國家與中國「帶路政策」的合作情形有不同的步調和進展。這個現象代表的意義是，原本歐盟整合所發展出來的統一的、整合性的、甚至是僵固的多邊主義框架，將在實踐過程中越來越無法適應個別歐洲國家內部治理上的需求，特別是與歐盟外的國家打交道。中國在此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在帶入自己設定好的議程過程之中，讓歐洲國家開始學習另一種與美國之外的大國交往模式，且此大國是一個亞洲政權、非民主國家，但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長期而言，歐盟整合過程中的擴張，是有其限制的，將很難達成其原本欲追求的政治統合目標。首先，中國「帶路政策」的推動，在經濟整合上將歐洲與中國連結了起來，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然而，如果歐盟向外擴張與整合的過程中，理論上是能夠將不同體制型態但地緣上相連的中國大陸、中亞、甚至是俄羅斯納入，則政治體制的不同將是很大的障礙。這並非是單靠經貿利益上的交流與相互依賴就能夠去進一步形成共享的政治體制與相應對的共識。

此外，在中國「帶路政策」影響歐洲之前，歐盟本身發展的過程中早就暴露出個別主權國家和歐盟之間對於政策實施的不同調問題。其中也引發近期英國的脫歐決定，以及冰島放棄加入歐盟的意願。簡言之，歐盟本身是個脆弱的組織，實踐過程中讓吾人了解到歐盟政策的成功與否，常常端賴個別國家的支持與否。中國「帶路政策」的影響，充其量是再次提醒我們，歐洲主權國家之間在歐盟層次上的合作，往往是充滿變數與考驗的。



參考文獻

中文

- BBC 中文網，「日本擔心歐盟將解除對華武器禁運」，2016 年 7 月 5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5_press_review>，檢索日期 1) 2018 年 1 月 16 日。
- Cumming-Bruce, Nick and Somini Sengupta，「希臘阻止歐盟在聯合國批評中國人權情況」，*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 年 6 月 20 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20/china-human-rights-greece-united-nations/zh-hant/>>，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 Cumming-Bruce, Nick and Somini Sengupta，「希臘阻止歐盟在聯合國批評中國人權情況」，*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 年 6 月 20 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20/china-human-rights-greece-united-nations/zh-hant/>>。
- 中央通訊社，「歐盟:中國人權持續惡化 令人不安」，2017 年 12 月 9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2090189-1.aspx>>，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 中國國務院，*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公報*，2003 年第 33 號，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78.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4/03/140331_cr_xinjinping_visit_europe>，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海洋局，「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
想，2017 年 6 月 2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深化互利共贏的
中歐全面夥伴關係」，

<<http://www.mfa.gov.cn/chn//gxh/zlb/zcwj/t1143397.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歐洲司，「中歐合作 2020 戰略規劃」，

<<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hzcg/201601/201601233963.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今日熱點新聞，「對華武器禁運?這個歐盟國家直接無視:幫助中
國發展先進武器」，2017 年 9 月 15 日，

<<http://toutiao.china.com/app/military/13000655/20170915/31409198.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王宏仁，「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習近平是新轉變，
還是胡調重彈?」，**中國大陸研究季刊**，第 60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1-2。

布拉尼斯拉夫.喬爾杰維奇，「中國和歐盟在『一帶一路』戰略框
架下的政策協調:現狀及前景」，**歐洲研究**，第 6 期，2015
年，頁 28-32。

安德烈，「希臘籲尊重中國人權觀念 否認阻攔歐盟決議涉及利
害」，**世界之聲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26 日。

安全和發展政策研究所，「中國—北歐關係:機遇與前景」，2016
年

<<http://isdpeu/publication/chinese-sino-nordic-relations-opportunities-and-the-way-ahead/>>。

江瑋，「歐盟啟用新方法曲線應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爭，但只
是新瓶裝舊酒」，**財經**，2017 年 12 月 22 日，

<<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7/1222/4382385.s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國際在線，「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一帶一路』雙贏承諾的典型案例」，2017 年 5 月 10 日，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ma8yll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4 日。

尹繼武，「單邊默契、信號表達與中國的戰略選擇」，**國際安全**，第 9 期，2014 年，頁 4-33。

自由亞洲電台新聞，「德國 300 人『為劉曉波抬棺示威』 歐盟擔憂中國人權」，2017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germany-petition-1210201710501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金玲，「一帶一路與歐洲容克計畫的戰略對接研究」，**國際展望**，第 6 期，2015 年，頁 1-14。

金玲，「中東歐國家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歐盟因素分析」，**歐洲研究**，第 2 期，2015 年，頁 29-41。

胡建國，「歐盟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影響因素及對策」，**歐洲研究**，第 5 期，2016 年，頁 1-22。

馬爾克.尼科利奇，「中東歐國家和塞爾維亞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觀點和立場—地緣政治視角」，**歐洲研究**，第 6 期，

2015 年，參見路透社報導，<<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ilkroad-protectionism/china-as-new-silk-road-promises-trade-and-riches-with-president-xi-at-helm-idUSKCN18B0B5>>，檢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

新華網，「希臘總統：希望『一帶一路』建設取得更多成果」，2017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vtsqn5_fbAhVVUt4KHZ0vDywQFggIMAA&url=http%3A%2F%2Fbig5.xinhuanet.com%2Fgate%2Fbig5%2Fww>



w.xinhuanet.com%2Fworld%2F2017-09%2F27%2Fc_1121734952.htm&usg=AOvVaw1gsNIH8OAaENmmNIN5fYyf>。

張惠玲，「中國力爭『市場經濟地位』國家之議」，**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3 期，2005 年 3 月，頁 16-27。

理查德·圖爾克薩尼，「『16+1 合作』平台下的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及其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作用」，**歐洲研究**，第 6 期，2015 年，頁 5。

陳蔚芳，「歐盟的中國政策：戰略夥伴關係的實踐」，**問題與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69-98。

塔馬斯·馬杜拉，「德國對中國—中東歐國家關係的影響」，**歐洲研究**，第 6 期，2015 年，頁 25-28。

端聞，「歐盟計畫有條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2016 年 7 月 22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21-dailynews-EU-China-MES/>>，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楊仕樂，「歐盟對中武器禁運的軍備轉移觀點」，**歐洲國際評論**，第 6 期，2010 年，頁 59-81。

趙寧寧，「中國與北歐國家北極合作的動因、特點及深化路徑」，**邊界與海洋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107-114。

聯合報，「歐盟示惠 將承認大陸『市場經濟地位』」，2017 年 12 月 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2854012>>。

劉毅，「歐洲拒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背後原因曝光」，**大紀元**，2016 年 5 月 14 日。

韓碧如(北京)，肖恩·唐南(華盛頓)報導，「中國為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加緊遊說」，**金融時報**，2016 年 5 月 9 日，<<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7455>>，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蘇慶義，「國內各界不宜再將『入世十五條』之爭表述為『市場經濟地位』之爭」，**國際問題研究系列**，Policy Brief No.



201737，2017年12月21日，頁1-3。

英文

Bastian, Jens, “The Potential for Growth through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along the ‘Balkan Silk Road’,” *Report for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July 2017, pp. 1-62.

Bastian, Jens, “The Potential for Growth through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along the ‘Balkan Silk Roa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July 2017, Available at <file:///D:/USER/Downloads/EBRD%20BRI.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Casarini, Nicola “When All Roads Lead to Beijing. Assessing 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1, No.4, 2016, pp. 95-108.

European Commission, “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 the Juncker Pla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iorities/jobs-growth-and-investment/investment-plan-europe-juncker-plan_en>，檢索日期：2017年3月17日。

Levitin, Oleg Jakov Milatovic and Peter Sanfey, “China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Infrastruc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olicy and Governance, EBRD, July 2016, with a contribution from Matthew Jordan-Tank, Banking Department, EBRD. Available at

<file:///D:/USER/Downloads/China%20and%20SEE%20100516%2



0 %20(1).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Horowitz, Jason and Liz Alderman, “Chastised by E.U., a Resentful Greece Embraces China’s Cash and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6/world/europe/greece-china-piraeus-alexis-tsipras.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4, 2018.

Horowitz, Jason and Liz Alderman, “Chastised by E.U., a Resentful Greece Embraces China’s Cash and Inter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7.

Kossa, Martin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Arctic? Domestic Motives,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ISA Asia-Pacific Conference 2016, Hong Kong, June 25, 2016, available at <<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AP%20Hong%20Kong%202016/Archive/cbc09d1b-cf7b-4252-88f5-ca43776cbaa0.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Wang, Jisi, “Marching Westwards: The Rebalancing of China’s Geostrategy,” *Global Times*, 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8, 2017.

Zhao, Mingha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1, No. 4, 2016, pp. 109-118.



Revisit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o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Abstrac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 Road Initiative (BRI) was designed to share China's experi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ements with those Asian, Af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are in need. The ambitious goal of this initiative i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mote a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ake the Europe as an example: the individual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ditions are so different that their responses to China's BRI can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thos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formed a growing "protectionism" toward BRI,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an individualized and conditioned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generally held an "open and welcome" position, and the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Greece, are quite vigorous about China's project. Nevertheless, this paper finds that European Union (EU) as a whole has worried that China could be using "divide and rule" tactics to gain influence in Europe. In this context, the paper illustrates such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 as a whole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s a part when facing the common challenges from China's BRI. What is being inquired in this paper is that whether th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more united and integrated, or actually been facing the crisis of parting ways soon. And, what is China's role here?

Keywords: Belt & Road Initiative, Sino-European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EU, integration

